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八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畫二

畫評序

劉道醇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
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
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麤鹵
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

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廣記論畫

夫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
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
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
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閒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
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算衣紋停分形貌觀畜獸
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閒雅觀禽鳥者尚毛

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
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凡上折下算一斜一直大率與
匠人橫作亦同

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
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饒自然

元饒自然云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
先置絹素於明靜之室伺神閒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

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煤
朽布山勢高低樹木大小樓閣人物一一位置得所則
立於數十步之外審而觀之自見其可卻將淡墨筆約
具取定之式謂之小落筆然後肆意揮洒無不得宜此
宋元君盤礴睥睨之法意在筆先之謂亦須上下空濶
四傍踈通庶幾瀟洒若充天塞地滿幅畫了便不風致
此第一事也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
低大小得宜雖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特約畧耳若拘

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為是蓋近則坡石
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峰巒樹木當小屋宇人
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
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脉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定一
山為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皆氣脉連接形勢映帶
如山頂層疊下必數重脚方盛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
者大謬也此全景大義如此若是透角不在此限四曰
水無源流畫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須上有山數重則其

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絕為可笑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岑崟者有平遠者有縈迴者有空濶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者或多人物船舫者每過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悉當如之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徑路須要出沒或林下透見而木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山坳漸露或隱坡隴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樹藏之

庶幾有不盡之境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澣不一
當隨所學一家為法須要有頂有腳分稜面為佳八曰
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槩生崖壁者多纏錯生坡
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止分左右
二向須當間作正面背面一枝半枝葉有單筆夾筆分
榮悴按四時乃善九曰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
描畫者眉目分明點綴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
態閒雅古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

一例作偃僂之狀十曰樓閣錯雜界劃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向背分明桷連拱接而不雜亂合乎規矩繩墨此為最難不論江邨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為之十一曰滷淡失宜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即以墨瀋滷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當空明雨景夜景當昏蒙雪景當稍明不可與雨景烟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景為之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與金碧也設有輕重輕者山用螺

青樹石用合綠染為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
并綴樹石為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
皴法當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綠
逐摺染之然後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
合綠染再以石青綠綴金泥則當於石腳沙嘴霞彩用
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艷也人
物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
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

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議之
不可不謹

六法三品

謝赫

南齊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
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
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
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

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
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
能品

寫山水訣

陶宗儀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
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圓潤樹
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
生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淡墨破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
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
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大槩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
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
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
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
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
或於妙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

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
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
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遠水無灣遠人無目水出
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
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峰如相揖遜萬樹相
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
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

惡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右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着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為上矣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

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
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
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
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
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
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
礬了好着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謂之上品
古人作畫胸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
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著色螺青拂石
上藤黃入墨畫樹其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
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
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
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作
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雜評

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衣 馬之精神係於眼鼻
筋骨在於蹄跗 魚者鱗鮮而涎光尾搖而鬣動浮沉
游躍見有淺深者為長 猫之精神出於眼色形骨定
於皮毛 龍鱗如錢睛似人目至于查牙又若古木怪
石之狀此其長

符嘉惠
評畫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

覺寒

博物
志

謝希逸性多巧思善畫製木方丈晷天下山川土地各

有分野

名畫
鑑精

有藏戴崧鬪牛與客觀旁有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何也

黃筌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

頭無兩展者

皆仇池
筆記

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

同畫一景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

畫評

歐公得一古畫牡丹下有猫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

猶牡丹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猶眼朝暮不

同黑睛如線正午猶眼也

歸田錄

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露遶欄諦玩手中調色寫之自

號寫生趙昌人謂趙畫染成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為采

色所隱者乃真也

東齋記事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

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乃太史公之于文杜

陵老之於詩也

名畫記

畫龍輯議

董羽

畫龍者得神氣之道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致所以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潛于淵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古今圖畫者固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頂自頂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背似驢眼似鰕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為九似也雌雄有別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

殺朱火熒熒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鬚圖鱗薄尾壯
于腹龍開口者易為巧合口者難為工但要揮毫落墨
隨筆而生筋骨神氣佇出為佳貴乎血目生威朱鬚激
水波濤洶湧若奮風雲鱗介藏烟鬚鬣肘毛爪牙伏利
蜿蜒升降鱗旋之間嘆其雨露踊躍騰空點其目則飛
去乃神筆之變化昔張僧繇葉公則其人也

名畫獵精

論顧陸張
吳用筆

張彥遠

後同

或問予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筆跡緊勁

聯綿循環起忽調高格逸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草之字往往繼其後行之來世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綿連不絕故知書畫用同一法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便是一物鉤戟利劍森然又知書畫同矣唐吳道

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搜筆法於張旭此
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為畫聖神假天
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朕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
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格彎弧挺劍植柱構梁不假界
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
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
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予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
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

造化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庖丁發鉏郢匠揮斤效嘖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志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畫方乎夫用界筆直尺是死畫守其神專其一得其真畫也死畫滿壁易如汙墁真畫一劃見於生氣夫運思揮毫自以為畫則愈失畫故得於畫矣不滯于手不凝於心不知其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跡周密其

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涯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周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疎密二體方可議乎畫者領之而去

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絢爛以求備今人之畫錯雜而無旨

吳道玄縱以怪石崩灘山水之變始於道玄成於李思

訓樹石之狀妙於韋偃成於張通

古筆法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倣倣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意盡矣

絹素

唐五代絹素麓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傳神

高拱

晉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
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
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
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
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岩裡云此子宜置在丘壑
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

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
仲堪從之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
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
神則譎怪之狀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
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
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
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

畫錄

陳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顏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顏形而不顏乃所謂畫非傳神

傳神記

蘇軾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

人之天法當與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視一
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
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
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
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得其意思所在而
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
畫魯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
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頰

感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為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故以昔所聞助發云

贈寫真劉琮序

胡邦衡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容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於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

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來敬亦重

闕

瞳子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
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以比堯
舜而嵇李可以如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
者宜莫如虎狼蒙魑鵠肩之相然尼父面如蒙魑陽虎
亦如蒙魑實將軍鵠肩駱賓王亦鵠肩揚食我熊虎之
狀班定遠亦燕頤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顧然則
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

惡可以擬定遠之歟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鄉老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筆法恨世無褒鄂之毛骨以發其奇逢佳士或尋常人質鬼貌藍歌頤折頰時一弄翰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工刮造化其在斯人與雖然何獨畫哉自古取其形似而不研其心至於以優旃為

孫叔教以虎賁為蔡中郎以成方遂為戾太子以蕭至忠為源乾曜以楊國忠為裴寬亦多矣其禍可勝言哉予於劉生竊有所感故叙以識別

送寫真郭拱辰序

朱熹

後同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

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游矣予於是

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隱士畫壁

畢少董言國初脩老子廟廟有道士畫壁老杜所謂
冤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
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
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
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上者衆議
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
隱士遂執東壁畫

大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瞋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麗秀可比臺閣至于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

作清竒麗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繼
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
則不足以為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
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
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
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
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
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人耳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

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為物於人間為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刻畫

楊慎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

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渭漢李翁王稚子高
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
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妙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
減矣今于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
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三丈餘上為層觀
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
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
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

已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

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十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

訛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驃駝三頭驢如驃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盤盞筐筥鐺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

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
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
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
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所感少而進之曰噫余之手
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
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
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

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寶繪堂記

蘇軾後同

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

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松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嗜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

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
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
者雖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
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
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
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
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類吾少

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文與可畫筴管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蚶以至
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
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
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
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

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鞭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

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
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
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
謂與可竹長一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
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
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
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當谷偃竹遺予曰

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簣簴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簣簴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晝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契厚無間如此也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

吏而成作輪漚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
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
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
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
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院作水
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
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
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

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書吳道子畫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和冲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
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過其解衣磐礴雖余亦得
攫攘其旁也

跋東坡竹石

朱

熹

後同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
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
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
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趨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
獨苦詎不信然

記試畫

左圭

螢雪叢說曰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

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稗編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八十六

明唐順之撰

古器

古器說

蔡氏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寶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

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氏之遘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古多簋敦鏡離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

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
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
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
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
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
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
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
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掘殆盡矣獨政和間為

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聖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考驗之詳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諸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

和後則咸取篆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
羈勒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
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勑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
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
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
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反覆時所謂先王之制
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
散季之弦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馭雁燈之典雅皆以

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
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
在期流傳于不朽云作古器說

張世南宦游紀聞辨古

陶宗儀

後同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
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
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
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

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
曰摹硬黃謂置紙於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
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
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
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
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
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雉雙魚蟠虺如意圓絡
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宣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

足變足百獸三螭毼草瑞草篆帶

若蚪結之勢

星帶

四旁飾以星象

輔乳

鍾名用以節樂者

碎乳

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

立變雙夔之類

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

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

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

大曰特中曰鐃小曰編

鼎尊壘

彝舟

類洗而有耳

卣

音酉中尊器也音攀蓋足類壺

瓶爵斗

有耳有流有足流即甯也

卮

解

之鼓切酒觴也

角

類彝而無柱

柶敦簠

其形方

簋

類鼎而矮蓋有四足

豆

牛

切無底

錠

徒經切又都定切

甬

形製同甬漢志謂空足曰甬

鍤

才宥切玉篇云

似釜而大其實盃戶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壺其類小瓮而有環

有四名曰圓曰盆於舍切覆蓋也似洗樣甗蒲後切類方曰匱曰溫

鋪類豆鋪陳罍類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匱戈支切薦獻之儀

盤洗盆銅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鐔鐸鉦類鍾鏡威鐵飾

柄者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

宮廟乘輿之飾車兒戲提梁龜蛇硯滴車駱托轅之

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

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

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辨古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

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
見夏琚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
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
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
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
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
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
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

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鉏擊破處
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
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留傳世間色紫褐
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
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也三等古
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
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
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

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

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塗在新

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墮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

脩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球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筆衡論古窑器

宋葉寘垣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於秦漢所謂甃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

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錢氏有
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九秋
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其嵇
中散鬪遺栝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
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
耀州悉有之汝窑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質頗麤
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
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窑于脩內司造

青器名內窑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
後郊壇下別立新窑比舊窑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窑餘
杭窑續窑皆非官窑比若謂舊越窑不復見矣

論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
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
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濡耳自後有螺子墨
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

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

琴

琴賦 并叙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
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
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
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
代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才幹
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
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

嵬嵬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
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觖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
濤滌汨澎湃蜚螭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
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
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輳叢集繁積渙衍於
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
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
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

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
榮期綺季之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嶸
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
指蒼梧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
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
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颺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
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變襄薦法班倕騁

神鏤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
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
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鏐亮何
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
下絃應蹀躞磔硤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
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
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躍而競趣

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我
我怫悵煩寃紆餘婆娑淩縱播逸霍漢紛葩檢容授節
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人
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閒房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噐冷絃
調心閒手敏觸挽如志惟意所擬初涉綠水中奏清徵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躊躇拊絃安歌新
聲代起歌曰陵扶搖兮憇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

溼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竒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
纖指以馳驚紛從喜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秘翫聞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
半散豐融披離斐譁渙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
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
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

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嬪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
留聯而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縱橫駱驛奔遁相
逼拊嗟絛讚閒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閒舒
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
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鵲鳴清池
翼若游鴻翔增崖紛文斐尾慊絪離纚微風餘音靡靡
猗猗或樓挽櫟捋縹緲漱冽輕行浮彈明嫋睭惠疾而
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戲雲中迴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瞻以
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
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
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
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

武太山飛龍鹿鳴鷄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
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
鶴猶有一切承閒遘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
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
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
勢詳其風聲噐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遘故音痺絃
長故微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
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感者聞之莫不惻慄慘悽

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
歡釋朴舞踊溢留連瀾漫嗷嗷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
怡養悅念淑穆玄真恬虛樂古弃事遺身是以伯夷以
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
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
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
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
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

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鼓行之衆
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
今之所貴辭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
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紛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
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琴論

陳 暘 後同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
之樂也樸散而為器理覺而為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

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撤也故能
出乎樸散之器入乎覺理之道卒乎載道而與之俱矣
然琴之為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
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
操為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
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
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
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

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
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
名號之別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擗擘倫齷綽瓌之類
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
吟詠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為聲之法十有
三先儒之說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
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
伯牙也鬼舞於夜者賀韜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

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幽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古琴制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檠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暮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律也餘一

以象閨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二為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為大琴則不足以為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為不失中聲也至於弦數先儒謂伏羲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揚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為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為

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為文王武王各加一
以為文弦武弦是為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
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
則聲或不備九弦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為二十七半
之為十三皆出於七弦倍差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
之數也為是說者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
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為左氏者求
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邪故七弦之琴存之則有害古

制削之可也

宋琴制

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為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為中聲上至第一暉為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

第一絃黃鍾

按上為大呂

二絃太簇

按上為夾鍾

第三絃姑洗

按上

為仲呂

第四絃蕤賓

彈單

第五絃為林鍾

按上為夷則

第六絃為

南呂

按上為無射

第七絃為應鍾

按上為黃鍾清

凡此各隨鍾律彈

之莫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
去四清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法不過是矣唐李
冲操琴通中呂黃鍾無射三宮之說蓋未究其本矣先
儒之論有宮聲又有變宮聲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
少宮少商之絃豈古人祝壽之意哉其害理甚矣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
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

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姜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倚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為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周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

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
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
峻急若颶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
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琴制

琴之為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興雲雨以澤
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則歸
潔其身而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桮以其急

於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側有鳧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喙一所以接喉舌而申令者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木表其足色本黃也臨嶽若山嶽峻極用棗木表其赤心也人肩者顧於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自出也龍齧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髻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喙而其臆又所以承之也總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暮之日也腹中天

地二柱當心脅之任也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
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
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然斲
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鐸張越霄諒清雅而沈
細鐸越並鳴而響亮唐明皇反蜀詔雷儼待詔襄陽馮
昭亦善攻斲鬻之不售節使盧公鈞聞之見重受一張
仍贈之詩自是馮氏門其屢滿矣

琴暉

琴之為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合律以配臣自臨嶽際下至龍口銜絃以夷則為中界夷則至臨嶽下際以仲呂為中界仲呂上至臨嶽下際以太簇為中界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暉即泛調取足又以太簇翻至龍口而暉數足矣自古暉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之義蓋所以示其明瑩以節奢縱而已俗傳暉作微纏之微誤矣

手勢

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
天左中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
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下水
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倫指如之
鸞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汎指是也儒父吟末接覆手
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仙人笑下璫是也然彈琴之
法必兩手相附其猶雙鸞對舞兩鳳同翔要在附絃作
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

之內清側殊途一句之中莫不有陰陽派潤至如楚明
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
楚側聲登龍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吟風哀松
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若此之類非一可謂妙矣

琴聲經緯

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
為經聲也黃鍾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為緯聲也風
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詠聲談話聲始息聲五音聲五

調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度絃
摘聲蹙臑抑揚聲調絃齷掠聲長彈掉搦聲楚清側聲
雅質側聲蠲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凡此二
十四聲為從聲也右七絃為正十三暉為副正副相應
一絃合十三種升降同為九十一聲琴含太虛一氣運
九十種聲如此其變亦已盡矣至於取聲之法又有木
有汎有散有末有剔有攄有擘有綽有環有齧有倫以
總之誠去四清二變以諧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

左指按絃因指打聲振動左指令着面右指擊絃隱隱如雷是木聲也左微按絃右手擊絃冷冷然輕清是汎聲也左指不按不擊絃鏘鏘然如鍾鐸是散聲也左指按絃右指打聲抑蹙向前後令聲下惆悵是散聲也右指向下末二三絃左指不着是末聲也右指向上剔一絃是剔聲也右食指第一橫文向上蹙蹙二三絃畢舉其食指合勢翌天是擦聲也右指向上擘二絃為擘聲右指向下反剔一絃為絳聲右指掐食指第二橫文上向下擊下絃從寬至急可十餘聲為瓌聲右兩指各按一絃齊聲打為甌聲右兩指倫次共一絃為倫聲

論彈琴十善五能十疵五繆

十善淡欲合古取欲中矩輕欲不浮重欲不麤拘欲有權逸欲自然力欲不覺縱欲自若緩欲不斷急欲不亂

五能坐欲安視欲專意欲閒神欲鮮指欲堅

十疵太淡而拙多取而雜其輕如摸其重如攫其拘如怯其逸若蹶用力而艱縱指而闌其緩若昏其急若奔五繆頭足搖動妄肆瞻視錯亂中輟精神散慢下指踈雜

大病小病

大病有七坐無規矩搖頭足一也開口努目以驟志氣或覩視上下瞻顧左右二也眼目疾速喘息氣粗進退

無度形神散慢三也面色變易或青或赤如羞慚四也
有攻之歲久取聲雜亂不盡五音雖能取聲不解用指
手勢煩雜按指不當五也調絃不切聲韻不律動失正
意聽無真聲六也彈琴之時吟猱過度節奏失宜音韻
繁雜自以為能有失古意七也

小病有五彈琴之時身則欲偏手勢繁亂打絃用指輕
重不鈞一也若左右總用甲其聲焦枯雖有悲思全無
音韻聲不鈞平二也左右手用肉多其聲濁鈍音韻不

清取聲繁重散其清爽三也左右手甲多肉少音韻不
鈞取聲輕重重疊句度急燥不較音韻四也取聲遲緩
音律不續句度不成調弄無味五也

十二病總論

蘇翰林易簡曰凡彈琴蓋以寓意調性適時之意以閒
暇簡靜為本句度節奏不可太過取聲倫比不欲隔越
用指甲肉相兼則其聲清美右手用絃不得太高亦不
得絕音而拋琴曲亦不得按着別絃兩手必欲相附如

雙鸞對舞兩鳳同翔使微不可誤按彈絃不可錯鳴弄

吟不可不盡起伏不可無法段疊不可不曉句讀

音豆

不

可無節置琴於前身須卓然先定神氣兩手視之若無
琴然取予作用須作精神心志絕慮情意專注不得用
力努張精神不得令筋骨寬緩肩甲手臂悉欲調暢按
絃用力勿令人知輕重急慢不得斷續用指手勢悉依
法度取予疾徐皆須得體目視左手耳聽其聲目不別
視耳不別聽心不別思志不雜注無間有人無人又須

尊嚴如對長者一則聲韻雅正二則感動幽明苟亂作
大勞精神疾遽不若置琴默坐古人謂但識琴中趣何
勞絃上聲是也若能絕此十二病擇其善而去其失即
妙矣若夫天性聰明取聲奇異性出於聲聲出於心此
殆神妙又不可論此也

射

射經訣

王珣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膝橫順席執弓必中

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豎按席稍吐下弣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授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指頭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願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

及左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榦
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
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
緩則力難為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為滿
地平之中為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之至
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
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為無術
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左箭發則靡其弣厭其肘仰其腕

目以注之手以指之心以趨之其不中何為也又曰矢
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
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曰莫患弓軟
服當自遠若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
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
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
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
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

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孺音儒願惡傍引頸惡却垂胃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兕欲闕出弓弣為懷中吐月平箭闕為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 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特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齧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

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哉井儀開弓形所謂懷中吐月也 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平其肘所謂肘上可置杯水也白矢矢白鏃至指也所謂穀率也 剡注注指也以弓弣直指於前以送矢俗所謂鰲控也剡銳也弓弣也靡其弣 參連矢行

急疾而連參也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垛之中兩腳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腳大指垛中心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弣側卧則上弣可隨矢直指的下弣可抵胛骨下此為靡其弣右手摘弦盡勢翻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得開露此為壓肘仰腕射經曰無動容無作色按手頤下引之令滿取其平直故曰端身如榦直臂如枝箭發則靡其弣壓

其肘仰其腕胸凸背偃皆是射之骨髓疾也

步射病色開弓勑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弓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弣謂身直頭偃前手腕仰兩摘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所弦謂遣箭分弓實握不轉腕微鬆手轉弣脫弣謂手太鬆倒提手弣剗弣弣子大二件謂下弣傳右胛後手約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欵定手不放手後手偃後手捲二件謂遣箭不直硬或剪弦列手

前後手法宋盧宗邁太尉釋擻

蘇劉切

說文云側手擊物

曰擻謂當後手如擊物之狀令臂與肩一般平直是也

捩音說說文云捩捩也謂以前手推弣後手控弦如用力

捩捩之狀

勢切

說文云勢斷也謂當以後手摘弦如

勢斷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上令見掌紋是也

控丁結切俗

作擻說文云控擻也謂當以前手點梢如擻物之狀令上

梢指的下梢抵脾骨下也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緊放箭目勿瞬

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持弓審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羈弣第二第三指着力把弓箭餘指斜籠下弣指左脚面曲右手當心右臂貼肋以大指第二第三指於節上四指絃戛捉弣箭筈與手齊訣曰持弓審固事須知垛在南時面向西右手捉弓左當弣仍令箭筈兩相齊

舉弣按弦欽身微曲注目視的左手輪指坐腕弣弓箭如懷中吐月之勢續以左手第二指與第三指靠心斜

入撥弦令弓上傳着右肩然後舉左脚三移其步以取
箭訣曰舉弣撥弦橫縱脚輪指坐腕身微欽上弣斜傳
右肩膊左手持把橫對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丞下緊抵前四指五指鈎落上
籠先舉右脚隨步合左手指弣抵弣以二指按箭三指
斜擗箭四指五指向裏斜鈎左手二指三指羈幹掣箭
至鏃訣曰前當弓弣一般齊三實兩虛勢漸離小指取
箭羈緊鏃抹羽入弦無暫遲

當心入筈右手第二指緊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前手就後手撥籥入筈左腳大指撮脚跟微出右腳橫直鞋袂對垛淺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腕羈前雙眼斜覷的訣曰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相迎穩入弦捻筈當心斜覷帖緊膨兩膝直如衡

鋪膊牽弦輪指把弣推出前手微合上弣兩臂弦曲不可展盡左手輪指空第二指過弓弣節上大指面緊着弓弣屈起指節餘指實屈鋪下前膊左右腳膝着力同

入筈法訣曰前脚鋪下若推出右指彎弓緊扣弦兩臂
稍曲不展盡文牽須用緩投肩

欽身開弓以左手第二指知箭弣外覩帖側手引箭至
鏃大指靠定血盆骨為進凡鏃與弣齊為滿半弣之間
為貫盈貫盈信美雖有及者大抵脅肋脚膝着力亦同入
筈法訣曰開弓發矢要欽身弣外分明認帖真前肘上
翻雙膊聳脅肋脚膝力須勻

極力遣箭竦腰出弣上弣盡地下弣傳右膊後手仰腕

極力應後肘過肋倚後手向後前手猛分虎口着力向
下急捺轉腕以第四第五指緊鈎弓弣兩肩凸出則箭
力倍勁訣曰弣去猶如搥斷把箭發應同撚折弦前弣
畫鞋後靠脊極力遣出猶自然

捲弦入弣後箭兩手相迎直右手過胷曲左手捲弦以
左第二指取箭前腳跟着地聳身稍欽雙眼覷帖曲右
手貼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側手羈韁直右手上臂仰
腕過胸取箭訣曰右指羈箭當胸出左手捲弦弣靠肩

箭已中時無動手抹羽入筈法如前

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

虛謂挽過

則無力

節長則健而柱

柱謂挽過咳則木強而不

來節謂把梢裨木長則柱

短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

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
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
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
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五御

鳴和鸞疾徐之節

逐水曲周還之節

舞交衢折還之節

過君表作止之節

奕

奕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角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總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流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頽壞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資參

分有勝恕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奕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

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
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游說偽也若然者不
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
雖奕秋存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
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
其纖謀少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
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懼之猶羅人殺鵠鷓鴣獻人烹
鯢鮪者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

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序碁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

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
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
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
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
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
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
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
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

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慕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
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
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
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
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
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
徒也觀其始末有似慕者故序

博奕論

韋弘嗣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
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
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
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
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
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
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

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

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
並驚博選良材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
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
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
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
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
質博奕矣假令志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
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

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脩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王安石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胸出妙義可發矇起魘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缺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嚙搏飛欲戕我我鍛墮今跼跼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若金靜無求

在治惟所挾載醪但彼惑饋漿非我謀經綸安所施有
寓聊自悵綦經看在手綦訣傳滿篋坐尋綦勢打側寫
綦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擣溝港艤一枰嘗自副當熱寧
忘策反嗤襴襪子但守一經笈亡羊等殘生朽筴何足
摺歎然值手敵便與對匕筴縱橫子墮局臍膊聲出堞
樵父弛遠擔牧奴停晏饁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囁所
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熟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鬣微吟
靜惛惛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嘗爛浥趨邊耻

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摩

連腹關眼皆恭訣也

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
外示閑暇伐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
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僅殘
尺寸如黑子着罈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
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耳虜報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
悔悟乃批頰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嘆此
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

存往牒晉臣抑帝手授侯何啻涉冶城子爭道拒父乃
如輒爭也實逆德豈如私關怯藝成况窮苦此殆天所
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
以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象山碁

羅大經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
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
三日後却來乃買碁一副歸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

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對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裨編卷八十六